

共产主义风格的人



BI HAI HONG XIN
碧海紅心

西虹等著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碧海紅心

西虹等著

吳徵插圖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發售業許可證字第085号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华書店總經售

*

787×1022 1/32 1 3/4印張

1959年5月北京第1版 195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數1—40 000 定價(3)0.12元

給讀書的朋友們

在祖國社會主義建設飛躍發展的年代里，人們的共產主義思想不斷提高。各崗位上出現了千千万万个先进人物和集体，他們為黨為人民創造了奇迹，作出了卓越的貢獻；他們熱愛祖國，勇于和一切危害國家利益的人進行鬥爭；他們為了祖國的繁榮富強，勇于犧牲自己的一切；他們大公无私，無微不至的关心集体；他們忘我地劳动，不計報酬，不講條件，总是要求数到最艰苦的地方去；他們有科學精神，敢想敢做，勇于打破舊的思想和習慣，創造性的從事生產建設……在他們身上，共產主義品質和風格的光芒四射。

這套叢書共有八冊，都是用生動的小故事，介紹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。“碧海紅心”是這套叢書中的一本。

這本書里介紹了五個英勇衛國的战斗故事。“碧海紅心”是寫的福建前綫的英雄事迹：我軍175號魚雷快艇在勝利完成任務後，不幸中彈沉沒。艇長和指導員帶領着幾個水兵，在大海里漂浮了兩天兩夜。在這場生死搏斗中，同志們高度的發揚了階級友愛精神，堅持着向祖國大陸浮游。最後，這些具有共產主義風格的英雄們終於勝利歸來了。

在祖國緊張地從事建設的時期，我們英勇的人民和解放

軍，時刻地警惕着、保卫着祖國，其他四個故事，也生動細致地介紹了這些英雄們。

目 次

碧海紅心.....	西 虹 5
渾身是胆的雄鷹.....	慧 杰 24
祖国的哨兵.....	沈臘正 32
英勇的民兵.....	黃 云 40
玻璃眼睛.....	羅 麥 48

碧海紅心

西 虹

8月的风，掀起了料罗湾海面上万頃碧蓝的波涛。一場激烈的海战刚刚过去，寒冷的黃昏到来了。这正是8月24号下午七点半鐘，天沉沉，海茫茫，半圓的月亮挂在天空中。在金門島东南，东碇島东北，烟雾弥漫的海面上，一只大型的蔣軍中字号运输艦，刚刚被我方的魚雷击中，冒着大烟大火向海底沉沒。另一只大型的蔣軍中海号登陆艦，負了重伤，从艦橋上噴出两丈多高的烟柱，也在海面上漸漸地傾斜。从那里还不断发出盲目的射击，紅色的曳光弹划破了沉寂的海空。还有一只中型的蔣軍美字号登陆艦，带着重伤，刚从料罗湾方向逃出来，在那里要沉不沉的停着，看来已經失去了动力。三只小型猎潜艦，正圍繞着这几只敌艦乱轉圈。解放军的魚雷快艇部队，这时候已經胜利地完成战斗任务，正在飞箭似地向着大陸返航。

就在这时候，在离这几只敌艦大約七百公尺的海面上，一只英雄的魚雷快艇，在刚才的海战中不幸遇险，停在那里不能开动了。艇首搭拉着头，正在向水里扎下去，駕驶台外和艇后

尾写着的“175”三个白色的阿拉伯字碼，傾斜着，从海面上露出来。只有桅杆上那面鮮艳的五星红旗，在海风的吹拂下，照旧嘩啦啦地飞舞着。这只小小的快艇，是在施放魚雷的时候不幸中弹，左主机的油管被打坏了，机仓里馬上冒烟起火，海水从一个个弹洞里嘩嘩漫进来。輪机兵黃忠义头頂烟火脚踏水，一面提着灭火器，坚持在机仓里灭火，一面赶快使用机器往外排水。輪机长李茂勤发现面前的轉速表坏了，知道机器出了故障，赶紧跳下机仓，与黃忠义检查机器，又拿棉紗和木塞，与黃忠义在一起堵漏。面对着这样危急的情况，徐凤鳴艇長并没有說什么，他只对着送話器不慌不忙地向指揮艇報告：“我艇有故障，还可以走。”哪知刚說到这里，耳机里指揮艇的声音也一点听不到了，他的話連一个字也发不出去。原来电信室也进了水，蓄电池漫了海水，不能供电了。好在右主机还能开动，枪炮兵赵庆福赶紧把四筒烟幕打着，这只負伤的艇便拖着一团浓浓的烟幕，緩慢地行进着。艇周围依然是一片火光和爆炸声。

艇長徐凤鳴站在駕駛台上，戴着微音帽，一面掌握舵輪，繼續对着送話器呼叫指揮艇。指导員周方順跳下仓，頂着嗆嗓子的油烟味，鑽到烟火里面，鼓励大家說：

“同志們好好排除故障，沉住气。現在咱們的艇还能走。”

可是艇首老是搭拉着头，慢慢地轉磨磨，走不成直綫。這是舵失灵了。徐艇長就叫把右主机也停掉。这时候，艇首更往下栽，艇尾往上翹起，人在甲板上也站不大稳了。

那几只小型的蔣軍猎潛艦，正好朝着这只艇开来了。不远处就是黑黑的艦影，嗡嗡的馬達声听得很清楚。

徐艇长瞅着周方順說：“指導員，你決定一下吧。”这时候已經到了紧要关头，他很需要得到党的有力的支持。

周方順毫不犹豫地說：“把艇沉掉，人游回去！艇沒有沉以前，把自卫武器准备好，敌人向我們接近就跟他拚。”

他們重新組織了力量，准备应付这个不妙的情况。

这时候，海水已經过了机仓內的地席，漫至龙骨。左舷的通气孔也在进水。李茂勤很想重新开动右主机，把艇开得离敌艦远一点，可是右主机进空气的地方也进了水，开不动了。

在艇首，水手长季德山本想下前仓堵漏洞，揭起仓盖一看，水快灌滿了。刚要向艇长报告这个情况，徐艇长突然向他扫了一眼，声色严厉地說：“快找太平斧来，把艇劈沉！”

这句话象轟雷貫耳，季德山知道严重的时刻到来了，立刻跳下仓，在水底摸索了一陣。結果只摸出艇身的几块鋁片，沒有找到太平斧。

后甲板上，枪炮兵赵庆福把冲锋枪、手枪和得手的武器准备好了。輪机长李茂勤正在那里帮助他往梭子里压子弹。

指導員周方順和艇长徐凤鳴照旧守着駕驶台，又一次囑咐大家說：“同志們准备好武器，在两边蹲着，不要走动啦！敌人来了就坚决跟他拚！”

人們就在駕驶台两旁蹲下来，端着冲锋枪，提着手枪，准备跟敌人进行最后的战斗。



不一会，那几只突然前来的敌艦不知什么原因又調头走开了。人們还没来得及松口气，浪翻的海水又漫上了前甲板，艇尾迅速地往上翘着。人們都站在駕駛台后面，注視着面前这汹涌澎湃的海洋。

“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員同志們，沉着，不要怕，我們一定能回到大陸。現在正是党考驗我們的时候。”徐艇長扶着舵輪，向大家发出了庄严的号召。

艇員們同声回答：“艇長放心，我們一定能战胜一切困难，坚持到最后。”

周方順指導員督促大家赶紧准备救生衣，做好下水准备。他又囑咐大家說：

“下水后向月亮方向游，那儿就是祖國大陸。在水里不要

分散，大家要发揚階級友愛精神。……”聲音是沉痛堅強的。

可是每個艇員都不吭不動，听任滾翻的海水漫上身，漫上駕駛台。他們好象是跟艇體長在一起似的，一個個從容不迫地隨着迅速下沉的快艇下沉着。徐艇長扯動桅杆上的繩子，把鮮紅的國旗降下來，折好，揣在懷里。他剛剛低声說了句：“親愛的，再見吧！”駕駛台外面和艇後尾那三個白色大字“175”已經沉下海面，艇上的人跟着也都沒入海里。人們穿着綠色的救生衣，眼含熱淚，還是站在那裡不動。無情的海終於逼着人們離開親愛的快艇。很快，第一個人被海水漂起來了，第二個人也被漂起來了。海水把誰漂起來，誰就隨着浪游下海。滾滾的浪濤伴着人們低聲的嘆息，一滴滴眼淚洒進祖國的海洋。在這時候，周指導員和徐艇長不慌不忙地披起救生衣，隨着大家下了海，與這只沉沒的快艇最後告別。

二

艇員們落海之後，形成了幾個組，向着月亮漂游。

周方順指導員游在大家的中間。他沉着地向前面喊道：“哪個同志游的好，在前面游，先回大陸去報告情況。”又向後面招呼道：“同志們快跟上，月亮那兒就是咱們的家鄉。”

這時候，兩只敵艦的黑影象兩座小山似的壓過來了，扑撲的馬達聲清晰地傳到了人們的耳邊。這群落水的小海鷹又在敵艦的航線上被闖散了，開始了三三兩兩的漂游。

在這天夜里，大陸上的海軍指揮機關派出三只高速炮艇

到海上去找寻 175 艇。天黑，海上敌艦还在乱打炮。炮艇不便开灯，摸着黑，在指定海区寻找了很久，沒有发现任何目标。

快艇部队的刘副支队长一夜未眠，守在指揮所。雷达站的站长、作战參謀、各个业务长，还有这次海战中的水上指揮員张逸民，大家一直伴着他坐到天亮。人們判断着、等待着 175 艇，想尽各种办法找寻它。快艇返航后，給刘副支队长带来了更大的不安。他无心吃饭，无心喝水，又通知各觀通站注意海面情况。高速炮艇也在海边待命，准备随时出海，进行白天搶救。

現在，茫茫大海显得格外昏暗而空曠。跟周方順游在一起的，只有水手长季德山和枪炮兵赵庆福。这三个人靠的近近的，不慌不忙，排成燕翅形，有节奏地前进着。

眼睛大大的，二十一岁的水手长季德山，他是艇上的党小组长。現在艇虽然下沉了，可是他的决心不沉，他一定要代表 175 艇游回大陆去！矮胖結实的枪炮兵赵庆福，在三个人当中身体最好，游得也最快。他想起刚才从帆船上招着手，欢送他們出海作战的漁民父老，恨不得一下游回大陆去，向这些亲人报告胜利消息。

指导員周方順肩头的責任更加沉重，他得想尽办法，把这些落海的战友，收攏起来，一路游回大陆去。

有时，他們感到腿上火辣辣的一陣刺痛，用手一抓，一团軟綿綿的东西从手中滑走了，原来是海蜇。有时，誰的胳膊給什么东西擦了一下，仔細一瞅，是螃蟹从身边游过去了。救生

衣里面有时也有滑溜溜的鱼儿鑽进鑽出。原来他們正漂游在料罗湾到台湾海峡的漁场上，离大陆老远呢。

游到下半夜，月亮下去了。刚才人們还可以辨别出大陸在哪里，現在海天黑压压连成一片。周方順他們只好凭着刚才的記憶，照着月落的方向，朝那堆螢光般的星星往前游去。

这时候，在离他們不远的海面上，輪机長李茂勤和瘦瘦高高的魚雷副业务长尤志民，俩人正手拉着手，对准北斗星往前游。尤志民下海不久，胃病发作了，可是精神很好，他正在鼓励李茂勤說：“咱們俩好好保持联系，千万不要分开。要是被海浪冲散了就喊叫一声。”

只有輪机兵黃忠义，孤身一人在更远的海面上漂游着，再也找不到艇长徐凤鳴的影子。



黃忠义不大会游水，下海后一直在那里乱扑腾，似乎马上就可以游回大陆似的。幸好徐艇长从后面赶来，向他说道：

“黃忠义，不要用大劲，游的时间还长哩。咱们俩一起游，我一定把你带回去。”

黃忠义見艇长的救生衣老从下面往上浮，就一面帮艇长結下面的带子，一面打听刚才的战果。徐艇长笑着说：

“两条大家伙都給撃掉啦，打得好！”

黃忠义心里很高兴，暗想道：敌人損失真大！我們几个人落海算不得什么。

他們俩人横着向西漂游过去。徐艇长胖胖的身子在海浪的冲打下，不停地喘息着，大概他的血压已經升高了。这时候黃忠义已經赶过艇长一段距离。忽听艇长在后面喊道：

“黃忠义，敌艦来了！”他一回头，果然一只敌艦閃着紅色信号灯，向他俩的方向开来了。艇长又向他喊道：“小黃，沉住气，坚决游回去！敌艦要发现我們，就解掉救生衣，沉下海！”

他还沒有来得及答話，这只敌艦就呼呼隆隆的从他身旁过去了。掀起的浪花把他打到艦后很远。他知道前面那个一浮一浮的小黑点就是艇长，可是老游不前去。接着，又有一只敌艦从旁边插过去了，前面那个浮动着的小黑点跟着也从海面上消失了。他一陣心痛，想起艇长还是自动放棄休假，回家的第二天就从他的故乡松花江畔，离开妻子、母亲赶到前线来参加战斗的。昨天晚上艇长還曾替艇員放哨，又替他放蚊帳，盖被子的呢。

第二天早晨，耀眼的阳光刚刚照上海面，温暖又回到大海的时候，周方顺他们三个人终于跟李茂勤他们俩会合在一起。只有黄忠义和徐凤鸣，一时还没有赶上来，不知游到哪里去了。

五个人相见以后，心中都有说不出的兴奋。周方顺指导员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同志们，可不要再分散了，我们死活永远在一起。”

大家也响亮地回答：“指导员，我们一定跟着你。”一夜的饥冷、疲乏和病痛，马上从人们身上消失，大家很快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漂游。

三

在阳光普照的大海上，碧波闪亮，银浪飞翻。冷雾消散了，暖风吹来了。人们已经真切地看到，远方海面上那一道无限长的蓝线，那就是祖国大陆的边缘。

可是面前还是涌浪奔腾的大海。整整一个晚上，人们在海水的冲激下，精力都快使尽了。现在每个人都需要缓口气，积蓄点力量再往前游。正好，前面不远的海面上，有一个不大的小岛。周方顺指导员便领着大家向那里游去了。

与这同时，一只只敌人的舰艇也在附近海面上出现了。为了减小目标，他们五个人横着排成一线，拉开间隔距离，一面游，一面互相招呼着。周方顺还提醒大家准备应付万一的情况。

敵艦到底沒有發現他們。五個人繼續向那個小島接近。看看離小島不遠了，可是游了半天還是那樣遠。原來海水在退潮。眼前涌大浪高，風吹海嘯。不大工夫，清清的海波下，尺多長的黑腦瓜魚過去了。橘黃色的螃蟹過去了。棉花似的海薑過去了。這不是又回到了昨晚上游過的台灣海峽的漁場！周方順趕緊把身子斜過來，拉長聲音喊道：

“都朝西南方向游，順着潮水回大陸哪！”

大家也在風浪中呼喊道：“注意啦，都朝西南方向游！”

那知潮水是向東南流，去西南的方向也是頂流。他們游得沒有潮水流得快。人們一時失却了控制海流的力量，只好隨着洶湧的浪潮，向汪洋無邊的台灣海峽飄流着。

“不要離遠了，咱們靠攏點！”周方順改成仰游，向左右呼喊着，順着浪後退着。當他呼喚幾聲，聽不到人們回答的時候，就會感到一陣難以忍受的飢渴和折骨似的腰疼，渾身的骨節也好象不屬於自己了。過一會，身旁身后的戰友們向着他游來了，這種絃心的苦楚跟着就會減輕好多。眼看風浪越來越大，潮流越來越急，幾塊烏雲浮到海空，氣候一下變冷了，象要下雨的樣子。他渾身冷得打戰，心里却挺高興，暗暗說：“渴了一夜又半天，這下好了。”他仰着頭，張着口，盼望着能喝到一點甜水，向兩旁看了看，其他幾個人也都仰頭張口，在那裏等待着雨點。不一會，小米粒似的雨點落了几滴，微微打濕了他們的嘴唇。可惜不大一會，雨停了。頭頂的雲彩飄遠了，海天又變得很晴朗。他的手腕被一只黃色的螃蟹摑住了，正想

动手去抓，这小东西又随着波浪游走了。这时候，他才看到自己手腕上还带着一块防水表，定神一瞅，秒针还在铮铮地移动着，时间正好是午后一点。看来退潮的时间还很长，他便向远方的海面上望了望，记住大陆的方位。跟大家一起，借着救生衣的浮力躺在海面上，随潮流动，这样来积蓄精力，准备涨潮时再顺浪前进。

这时候，鱼雷副业务长尤志民，迎着扑面的风浪，向季德山那里挣扎着，一面用病弱的声音呼叫道：“水手长，快来！”

一条黄花鱼鑽进季德山的救生衣，他正餓得难受，想抓来吃一口。尤志民的声音一下刺痛了他的心，赶快振作精神，向着他游去了。想不到刚才还在坚持独立漂游的尤志民，一下子变得脸色土黄，嘴唇黑紫，浑身冷得直发抖。季德山真是从心眼里疼他。

“水手长，我不行了，胃疼得受不了。”尤志民慢慢地說，尽量不讓自己的話变成呻吟。

其实季德山也是脸色土黄，嘴唇发紫，又累、又餓、又冷，有点挺不住了。可是尤志民的情形使他忘記了自己，便重新鼓起力量，握住尤志民的手，說了声：“来，咱们俩抱着游吧。”他解开救生衣，将身一仰，讓对方压到自己身上。尤志民还没來得及說出“謝謝”，季德山已經臉貼臉，紧紧地把他抱住，再不讓风浪把这一双亲密的战友分开了。

这时候，二十一岁的共产党员季德山，不仅独身負担着共青团员尤志民的全部体重，使自己变成一只援救战友的小船。